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避免坠落的飞翔

“文学”二字在当下，几乎是个不无自嘲的词汇。它当不得饭碗，掂不出斤两，也很少有功利效应。

本期《行者》，忆明珠和俞律先生的叙旧，像一个按钮，打开了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。至今记得当初的兴奋。“文讲所”的那些事儿，恍惚一段青春传奇。是文化荒年后，精神饥渴的绝地反弹？

那时的文学，更凸显精神的审美享受。经典书页，如同一张飞毯，可穿越内心的万水千山。

我着迷的，正是那种脱离了束缚的飞行姿态。乐在其中的求索者，往往无心得失。

如今生活的多样，已使文学渐行渐远。但真正的爱好与行情无关，隐秘的长河不会断流。文学艺术，依然是我避免坠落的飞翔。

赵翼如

闲花书屋偶记

文/忆明珠

2010年冬，文石由美电话告知拟回国探望。余问：“回到老家，最想吃的是什么？”答曰：“青菜豆腐。”余笑而颌之，吾儿犹未忘我“清白”家风也。

题画

闭门即是九重山，
青菜萝卜保平安。
虽非桃花源中民，
亦厌读史论秦汉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江苏《雨花》文艺月刊，有一个刊载新人新作栏目，叫做《雨催花发》。乃当时主编章品镇先生于霏霏细雨中漫步，偶然想得。既切题亦富韵味。一个好的栏目名称也会给人以美如冠玉之感。

题真州某君藏雨花石

此石温润似玉，绚烂如花，因忆陆放翁有句曰：“花若解语还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。”此真善于品花论石者，花闻之当含笑，石闻之亦点头也。

“文革”后，诗坛重现生机。在江苏则有赵恺、朱红、王辽生的诗作备受关注。江苏作协曾为三人

的作品举行过研讨会。时任《诗刊》主编的邵燕祥先生也被邀请与会。他分别以唐王湾诗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”喻赵恺诗，以常建诗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喻朱红诗，以杜甫诗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喻王辽生诗。与会者皆表首肯，以为妙喻。

李白“青山横北郭”，孟浩然“青山郭外斜”，欧阳修“环滁皆山也”，各以“横”“斜”“环”字，予山以动态，而“斜”字别具意趣。

抗美援朝时，余在朝鲜战地，见有人家门联书白居易诗句：“春风桃李花开日，秋雨梧桐叶落时”，大有他乡遇故知之感。

偶成

信笔画蚓且涂鸦，
偶扫落叶亦浇花；
今日晴和心绪好，
倦眠直至日西斜。

偶成

人生如梦亦非梦，
难为糊涂成痴翁；
唐诗宋词伴我老，
余事过眼亦空空。■

南京文讲所还在

文/俞律

记得古人有一阙伤感的词，第一句云：“留不得，留也不过今日”。其实也未必，这个词本身不是留得了么！一直留到今天，而且还要留下去。真正的文学总是留得住的。

南京文讲所已属昨天，但始终没和今天告别。文学的能量大，能够留住昨天，即使留下的只是一些碎片，也是放光的！

1981年春天，文讲所开学了，课堂设在鼓楼检阅台一楼的大厅里。

诗歌班请来了忆明珠讲课，我向学员们介绍说：“今天请著名诗人忆明珠讲课。”话音未落，他正色地对我说：“什么著名诗人呀，你开什么玩笑呀！”这位老兄率真得可爱。

过了几天，高加索把北京的老诗人丁力请来了。我说：“今天请老诗人丁力讲课（不用著名这词儿了）。”丁力对当时开始出现的诗歌朦胧风持否定态度，学员范泓少年气盛，站起来和老师辩解，一老一少，各持己见，争论起来。虽然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，却生动地留下一段文场佳话。高加索很欣赏这场争论，对我说：“两千年前，孔夫子就预见到这场争论了，《论语》中不是有‘后生可畏’这句话么。”

冯亦同请公刘来，很是轰动。特地租了某学校的大礼堂上大课。公刘在台上讲，下面常有个人递条子提问：“您现在还做诗么？”公刘答道：“我现在不是在做诗么？”

顾尔鐔幽默。他说：“你们要学会打洞！”引起课堂中哄然大笑。学员们是经历过“文革”的青年，当时红卫兵有一句口号：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”顾尔鐔借用这句话活跃课堂气氛，他是说写小说要有深度，譬如挖洞，挖得越深越好，而要挖得深，必须先挖得宽，再宽些，这样打洞才打得深。

学员们初从思想禁锢中盼到自由写作的快乐，热衷爬格子。但有的写出来的却是废品。艾焯讲课时提醒：“要有生活。闭门谢客等于闭门谢生活。”

文讲所一度搬家，搬上了夫子庙青云楼。夫子庙这地方，三教九流，七十二类行当，五花八门的生活。学员胡丹娃别出心裁，在青云楼下设了一个茶摊卖茶，以捕捉生活。时值盛夏，我们常上她那边坐坐，喝杯凉茶，就称她阿庆嫂。

苏州陆文夫来南京参加省人代会，我去请他当晚为文讲所讲课。他先说晚上要开小组会，经不住我坚请，便道：“好！今晚政治为文学服务。”

高晓声是常州人，乡音很重，他讲课往往要我当翻译。一次课间休息，我倒一

杯开水给他润喉，他从口袋里掏出小玻璃瓶，里面装满了白酒：“我有这个。”说着就仰头喝了一口，又递给我喝一口，是上好的高粱酒。

请李克因谈《红楼梦》，他用标准的北京方言谈尤二姐、尤三姐，然后大谈童芷苓——《红楼二尤》这出戏是童芷苓的拿手好戏。克因用京戏来解读小说，别开生面。

文讲所后来增设函授班，改名延伸为青春文学院，全国招生，定期请作家去各地给当地学员上课。有一次请黄蓓佳上广州讲课，我和《青春》副主编陈键同行。她在广州有许多粉丝，应付签名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心情大好。

在荒原里建一座楼，虽然并不高，也不堂皇，但质量牢固。刘舒作为设计师，是值得自豪的。每逢市委宣传部来检查工作，她总对我说：“你重点汇报文讲所情况。”宣传部来检查工作的总是邓小文，我自然分享着刘舒的自豪，向邓小文汇报时有点沾沾自喜。她听着听着，也分享着我的那份心情，掏出厚厚的记录本，笑眯眯地一一记录在案。宣传部长朱启奎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，喜欢谈文学，常用英语大声说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这本书。我和他有校友之谊，和他说话，不必拘束于上下级关系，有时苦着脸叹苦经，提困难。他说：“你们坚持十年。”

困难诚然不少，然而快乐，快乐能使困难后退。

我们的快乐含着幽默。有人说：“文讲所还是婚姻介绍所哩！”不错，文讲所成就了好几对金玉良缘。

还有人说：文讲所的两台柱子都是南京大学的大教授，一位包忠文，一位裴显生，把他俩的姓连起来读，是“包裴”，谐音“包赔”，文讲所是赔本交易么？非也，我们办文讲所，只拿文协驻会干部一份工资，文讲所的事务虽是晚间料理，却是不收劳务费的。作家、教授来讲课，纯属义务，不收讲课费。文讲所虽是文联公办，却没有一分钱的拨款。白手起家，实同民办。学员的微薄学费，应付日常办公费用，节俭开支，也可以对付了。我们无本可赔。“包裴”二字，应该谐读成“包培”，教授出马，包培养文学青年也。

最近读到梁晴的小品文《地铁》，真想不到她竟然也拥有了老年优惠卡。她文中说，一位地铁的制服帅哥对她说：“阿姨看上去年轻。”我读后仿佛亲闻此语，顿时就共鸣起来，明窗看镜，竟觉得自己也看上去年轻。忽忆起她年轻时为青春文学院做过许多好事，如今浸透了文学的青春留在了她，还有我们大家。■



似有归思
画/忆明珠